



谭伟平◎主编

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从精神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的自由表现形式。

它是艺术家的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不会受到生存律令的束缚，但是，在实际的精神活动实践或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它不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生存两方面的压迫。

贺玉庆◎著



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怀化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谭伟平◎主编

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从精神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的自由表现形式，它是艺术家的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不会受到生存律令的束缚，但是，在实际的精神活动实践或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它不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生存两方面的压迫。

贺玉庆◎著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 贺玉庆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7-5561-1151-0

I. ①走… II. ①贺…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6115号

ZOUJIN ZHANG AILING DE WENXUE SHIJIE

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著 者 贺玉庆

责任编辑 肖贵飞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装帧设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市雅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151-0

定 价 26.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总序

“雪峰论丛”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支持下，由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织出版的一套系列学术论著。本书计划分二期出版，共出版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员的专著10部，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近五年建设期间，各研究方向成员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学术研究专著，或从当代和平文化视野入手，探讨和平文化视野下战争文学创作的新动向新变化：或剖析有代表性的现当代文学典型代表，从单个作家作品去“窥一斑而知全豹”；或从湘西地域、民族文化传统入手，研究作家与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想象；或研究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和发展趋势，在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的例证中去寻求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和形态；或从叙事学、文化学、形象学的角度，发掘审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和审美变化轨迹；或从地方方言入手，探讨区域文学与语言文字的相辅相成关系；或紧密结合实例，分析区域文学与当代文化传播的关系，等等。虽然研究的主题比较发散，研究的内容不尽一致，但都能归结到一种精神，即百花齐放、姿态万千、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雪峰精神，充分展示了学科成员蓬勃向上的探索精神、勘本溯源的求实态度和彰显民族张力的家园意识，同时也因为专著作者都是位于雪峰山下的研究学者，故以“雪峰论丛”命名之。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雪峰论丛”遵循“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承中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脉络，根植湘西

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肥沃土地，突出依据地方文学和文化资源，开展区域性特色研究的价值取向，注重将传统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提倡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多视角研究，将文学、文化研究同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文学创作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冀望通过汇集“雪峰论丛”的这些著作，能体现出学科建设对科学研究的牵引作用，从而能起到对地方民族民间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推动作用。果能如此，则额手称庆也。

谭伟平

2015年10月20日于怀化学院

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代序）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她出身豪门世家，却成了“末世王孙”；她才气逼人，实现了“成名要趁早”的愿景，却半世飘零；她天性孤傲，却爱上情场浪子，演绎一出尘世间的“倾城之恋”；她不谙人情世故，却自称是个拜金主义者。人常说，张爱玲是个异数。就是她的奇异吸引我走进她的文学世界，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我喜欢她的小说，源于她服饰描写的奇妙。服饰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但服饰作为人的穿着物，势必带有人的意识、情感。阅读她的小说，我常常为小说人物的穿着打扮而击掌，感叹张爱玲如有神助的妙笔。她小说中的服饰描写不仅深得《金瓶梅》《红楼梦》壶奥，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和超越。在传统写实中注入了很多现代元素，人物的服饰有时虚拟化和抽象化，给人一种“花非花，雾非雾”的韵味。这种写实与象征兼具的服饰穿在人物身上，好似人物情感命运、人生际遇的代言人，有一种“此衣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正是这种对于服饰的独特体验，使张爱玲笔下的服饰描写超越了他人，成为现代文学一道别样的风景。

生为女人，我为张爱玲审视女性的眼光所折服。她小小年纪，就从保姆的行为中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从此便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锐意进取，务必胜过小弟弟。”她是鲁迅之后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勇于撕

掉男性笼罩在女性周身的神圣外衣，拒绝以男性之名附加在女性身上“贤妻良母”的光环。她肯定女性的欲望，敢于正视女性的生命欲求，理解女性血肉之躯的不安躁动及内心中灵与肉的挣扎，她的女性书写卸掉了那些大都由男性主义标准构建的把女人挤成各式各样奴隶的清规戒律。她的深邃之处还在于她对女性的关注开始从外部世界回归到女性本身，她看到了“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像《倾城之恋》里四奶奶说的“我们诗礼人家，不准学跳舞的。像你三妈，像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活过这半辈子，什么世面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跳”这样看似理直气壮的话，无疑揭开了被男性文化遮蔽并且被女性自己忽略了的女性自身的奴性文化部分。她渴望女性能摆脱男性中心将女性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第二性”身份，能跨越传统男权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祛除已被内化为自我意识的男权文化观念，重新找回被湮没的女性自我，成为自在的人优美地生存。事实上，社会进步到21世纪，“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依附意识还在少数女性身上阴魂不散，张爱玲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闪烁着光芒。

作为以“写作成为生存方式”的作家，我佩服张爱玲的勇气。她靠稿费生存，读者是她的上帝，所以才有“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这样的话。为了迎合读者，她一方面吸收传统小说的特点，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意象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她在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蔑视视觉”的时候，开始注意吸收电影的长处来弥补小说语言表达的短处，学会运用蒙太奇调节叙事节奏，运用视觉化语言调动读者视觉和听觉。她努力在“作家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求二者的契合相容之点，这种融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方式使她的小说结合两种完全不同的通俗文类——中国旧小说和好莱坞电影各自的长处，有故事，有动感，有色彩，有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张爱玲的小说因为电影元素的介入增强了其可读性，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从而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有了“纸上电影”的美誉。

张爱玲是一名在殖民氛围浓厚的上海、香港成长起来的作家，大量异

国形象进入她小说创作的视野一点也不奇怪。我在阅读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国形象时，情不自禁为张爱玲自觉的民族自尊而叫好，为她的民族自省而惊叹。张爱玲的家族是一个较早接触西洋文明的家族，西洋书籍、音乐、绘画、舞蹈、电影等艺术的熏陶，为张爱玲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小说中那些生活在殖民地国土上的异国形象，无论是用作陪衬还是扮演主角，都显示出作者对他者的贬抑和嘲讽，这一书写打碎了本国读者心中“他者为上”的传统思想，彰显出中西文化碰撞中张爱玲自尊自信的现代姿态。大家知道，如果没有‘异’的存在，人们将无法认识自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他者”的眼光才能真正反视自我存在的不足。张爱玲在经过欧美文化洗礼后，懂得“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她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凸显创作者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传递了本土文化的信息，折射出作者对自我文化的审视和反思。

世事洞明皆学问，在张爱玲虚构的世界里，我不时被她偶尔插进的一些睿智话语所打动。“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段为众多读者津津乐道的话写出的不仅仅是男人在婚姻上的朝秦暮楚，更重要的是道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不管我们当初是如何的如痴如醉、奋不顾身，如同钱锺书所称的“围城”现象，我们得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一直在追梦的路上。像“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这样的话，在今天的政治家看来，它依然是世界各国之间相处的法则。这些类似于中国话本小说中说教式议论的插入性话语直抵世事人情的本质，读者在阅读它们时，有一种走进人性腹地的痛快淋漓之感。而那些反讽式干预，明显受到现代艺术手法的影响，它体现为隐含的作者有意突显叙述对象言行的前后矛盾、表里不一，这种“佯装无知”的叙述语调呈现出复调反讽的效果，套用庄子的话来形容张爱玲的反讽话语，就是言之滑稽，思

之无涯。

对于这样一位从小被目为天才的作家，我不禁为她后半生创作才华陡然萎缩而感到遗憾。因为胡兰成的出现，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居然“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即使这样，生性薄凉的胡兰成还是弃她而去，张爱玲自言：“我将只是萎谢了。”也许，“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一直以现代人自居的张爱玲，还是如同传统女子一般没有摆脱爱情对自我的羁绊。有时我会想，如果没有胡兰成，张爱玲的人生会怎样呢？如果张爱玲没有远离故土，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又会怎样呢？人生无法假设，张爱玲被时代和命运推搡一生，在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跌跌撞撞，留下无数的传奇和遗憾。研读张爱玲，仿佛就在读人生的不完满，也许不完满恰恰就是她和她的作品魅力所在。

贺玉庆

2015年9月

第一章 服饰狂欢 / 001

第一节 服饰达人 / 002

一、喜着奇装 / 002

二、敢发异声 / 007

三、好为小说人物穿衣戴帽 / 011

第二节 写实与象征 / 017

一、写实：中西合璧，新旧杂糅 / 017

二、象征：透射悲剧人生 / 023

第三节 重复与对比 / 036

一、重复：叙事张力无限 / 036

二、对比：相反而实相成 / 047

第二章 女性世界 / 060

第一节 女性的自我观照 / 061

一、“他文化了的女性”书写 / 061

二、冲出云围的月亮 / 069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彰显 / 075

一、解构女人的“神性” / 075

二、还原女人的“凡俗性” / 084

第三章 纸上电影 / 093

第一节 语言视觉化 / 093

一、景物描写画面化 / 094

二、人物肖像和情绪的具象化 / 098

第二节 叙事镜头化 / 110

一、镜头的移动 / 110

二、镜头的切换（蒙太奇） / 114

三、特写 / 120

第四章 异国形象 / 126

第一节 异国形象及其生成背景 / 127

一、异国形象众生相 / 127

二、异国形象生成背景 / 131

第二节 双重眼光 / 137

一、以“上海人”的眼光言说“他者” / 137

二、以“洋人”的眼光言说“自我” / 146

第五章 修辞叙事 / 155

第一节 叙述中的声音 / 156

一、直陈式声音 / 157

二、反讽式声音 / 166

第二节 叙述中的视角 / 178

一、全知视角 / 179

二、限知视角 / 182

第六章 自我镜像 / 188

第一节 自我镜像的再现 / 189

一、自我书写初见端倪 / 189

二、《对照记》中的温情“寻根” / 193

三、《小团圆》中的无情“审视”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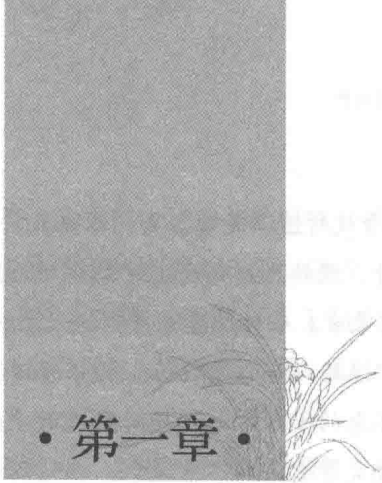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主体意识的凋零 / 206

一、从自信走向妥协 / 206

二、多重困境的围剿 / 213

主要参考文献 / 220

后 记 / 226



· 第一章 ·

服饰狂欢

服饰与人时时相伴，处处相依，具有贴肤之亲。无论谁，只要他(她)作为生命存在，便终其一生，少不了要和服饰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只有“服饰”，才使人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的身份，“人文”及“文明”少不了也要通过“服饰”表达出来，“人靠衣装”这句老话至今仍然适用。美国有位研究服装的学者说过，一个人在装扮自己时，就是在填一张调查表，写上自己的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婚姻状况、为人是否忠实可靠、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心理状态等。确认服装就是确认个人身份的过程——每个有特定身份的人都必须以符合某种规则的打扮出现，否则就会惹来指认的困难。在日常生活中，衣着是别人解读我们以及我们解读别人的符号，因为衣着和穿着者的个性联系非常紧密，人们习惯于为了获得“本真性”而进行他们对于衣着的解读。服装，既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弥漫在世界各处的通用语言。作为非语言交际手段的衣服和其他身体装饰品常常被看成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它们发现自我，了解他人并和他们进入到某种有意义的联系中去。“所有的聪明人，总是先看人的服装……然后再通过服装看

到人的内心。”^①古代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就特别提出了在塑造皇帝形象时，服饰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件衣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记录者；一件衣服也有可能代表一个文明的横切面。

被杨义称为“洋场社会仕女画家”的张爱玲，可以算作是中国20世纪服装历史上值得怀念的女人之一。她对服饰近乎痴迷的狂热使她本人及其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质”。在她的人生中，服饰成了张扬她特立独行个性的重要道具；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服饰所散发的华美而又苍凉的意境，成了她塑造人物、结构情节的重要手段。她用服饰的盛宴、色彩的狂欢构筑出一个奇异的文学世界。

第一节 服饰达人

一、喜着奇装

张爱玲对服饰的痴爱，最早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她小时候看母亲试新衣就流露出万分的羡慕，并发出小女孩的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再长大一点便有了更远大的前景：“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②

长大后，张爱玲喜欢自己购买布料，并带回家后细细打量。在《童言无忌》里，她仔仔细细地描绘了她买回的几块日本花布：“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

① 华梅. 华梅谈服饰文化[M].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297.

② 于青. 张爱玲传略[M]//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48~449.

水滴滴的。”而对于没有买成的布料，她居然也记忆犹新，那是“一种橄榄绿的暗色调，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①。

从这琐细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爱玲对服饰的钟爱之情。

服饰是她和朋友们的日常谈资之一。有一次，她居然和猋梦（也就是炎樱，这是张爱玲为她起的名字，笔者注。）谈起死去时穿什么衣服。

张：（猝然，担忧他）猋梦，将来你老了的时候预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猋：印度装的披纱——我想那是最慈悲的。不管我将来嫁给印度人或是中国人，我要穿印度的披纱——石像的庄严，胖一点瘦一点都没有关系。或者，也许，中国旧式的袄裤……

张：（高兴起来）噯，对了，我也可以穿长大的袄裤，什么都盖住了，可是仍旧很有样子；青的黑的，赭黄的，也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

猋：哪，现在你放心了！对于老年没有恐惧了，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是不是我应当在遗嘱上写明了：几年以后张爱可以穿什么什么……

张：（笑）不是的——你知道我最恨现在这班老太太，怎么黯淡怎么穿。瑟瑟缩缩的，如果有一点个性，就是教会气。外国老太太们倒是开通，红的花的都能穿，大块的背脊上，密密的小白花，使人头昏，蓝底子印花绸，红底子印花布，包着不成人形的肉，真难看！^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日常交谈中，张爱玲也是三句不离“衣”，这次谈话是她突然挑出关于人死后穿什么衣服的话题，从后面的回答可以看

① 张爱玲. 童言无忌[M]//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92.

② 张爱玲. 双声[M]//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224.

出张爱玲对自己服饰的重视和爱美的程度，连死后穿什么都开始思考，要求要“很有样子”“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所以摸梦才会惊讶地喊出：

“从来没有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她喜欢花哨又能扬己之长的衣服，对于现实生活中“怎么黯淡怎么穿”的中国老太太，她是痛恨不已；对于不顾自己身形一味地求花哨也全盘否定。张爱玲一直很得意自己的身材，对好友炎樱代为设计的奇装异服毫无抵抗力。这从她的自传小说《小团圆》中盛九莉和姑姑楚娣的对话中可以推测一二：

楚娣看不过去，道：“最可气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也并不怪。”

九莉微笑着也不分辩。比比从小一直有发胖的趋势，个子又不高，不宜穿太极端的时装……

一方面比比大胆创造，九莉自己又复古，结果闹得一件合用的衣服也没有。有一次在街上排队登记，穿着一身户口布喇叭袖湖色短衫，雪青洋纱裤子，眼镜早已不戴了。^①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爱玲高挑，不胖，有资本不按常理着装，就是上面这套“户口布喇叭袖湖色短衫，雪青洋纱裤子”的着装，管事的一看以为是乡下新上来的大姐呢，她也照样穿着招摇过市。据张爱玲的弟弟回忆，她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纽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上海当时虽然许多女青年喜欢赶时髦，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式样的旗袍。……听人说她有一次穿着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一位朋友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②。她经常“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惊世骇俗的勇气”，“见过张

① 张爱玲. 小团圆[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202.

② 张子静. 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M]. 陈子善. 记忆张爱玲.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18~19.

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①虽然她明知“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是伤风败俗了”^②。但她还是去做，她要的就是服饰的个性化。她对人物服饰的个性化追求，几乎到了衣不惊人誓不休的地步。据说，曾有一次，张爱玲因第一个小说集《传奇》到印刷厂勘校时，着装奇异，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张爱玲追求的不是时髦的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处处能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的服装，这从20世纪40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爱玲的照片里，可以看出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的特色。据她当时的文坛好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正常情况下，“即使个人有意要无视这些衣着的规则，她至少也会意识到来自规则的压力，以及尽量避免让别人把自己的穿着看作是对这些规则的有意的反叛”^③。但她还是喜欢在服饰上出新出奇。

从《对照记》“图三十一、三十二”这两张照片里，可以看出张爱玲即使到了垂暮之年，对自己风华正茂时的新奇服饰还是念念不忘。我们来看看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

这两张照片里的上衣是我在战后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我带回上海做衣服，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是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④

① 于青. 张爱玲传略[M]//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62.

② 张爱玲. 更衣记[M]//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30.

③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 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 郗元宝, 等,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6.

④ 张爱玲. 张爱玲典藏全集5——对照记: 1952年以后作品[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 66.